

魏特林 赫斯 恩格斯 费尔巴哈 黑格尔 亚当·斯密 布鲁诺·鲍威尔 蒲鲁东 卡贝 德萨米 邦纳罗蒂 傅立叶 威·舒尔茨 康·斐柯尔
查·劳顿 欧·毕莱 让·巴·萨伊 李嘉图 西斯蒙第 卡尔米·戴穆伦 圣西门 卢梭 詹姆斯·穆勒 特拉西 斯卡尔贝克 歌德
莎士比亚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论

李鹏程 著

马克思早期思想 探源

EINE WISSENSCHAFTLICHE
ERKUNDUNG VON
DEN URSPRÜNGEN DES
JUNGEN MARX' GEDANKENS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论

李鹏程 著

马克思早期思想 探源



人民
出版
社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早期思想探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论/
李鹏程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

ISBN 978-7-01-006375-1

I. 马… II. 李…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
著作研究 IV. A8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017 号

马克思早期思想探源

MAKESI ZAOQI SIXIANG TANYUAN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论

李鹏程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60千字 印数:0.001-4,000册

ISBN 978-7-01-006375-1 定价:25.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序 言	1
引 论 思想基础和思想史背景	3
第一章 扬弃黑格尔	21
第一节 写作《手稿》前同黑格尔的关系	21
第二节 辩证法	25
第三节 异化理论	35
第四节 劳动概念	44
第五节 市民社会论	50
第二章 批判费尔巴哈	57
第一节 写作《手稿》前与费尔巴哈的关系	57
第二节 批判黑格尔时对费尔巴哈的借鉴	62
第三节 异化理论	75
第四节 自然主义、人本主义与人的学说	82
本章结论	95

第三章 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交往	97
第一节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启发	97
第二节 魏特林的影响	112
第三节 赫斯的影响	126
第四章 抨击英国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	141
第一节 关于亚当·斯密	142
第二节 关于詹姆斯·穆勒	156
第三节 揭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反工人立场	167
第四节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步剖析	182
第五节 私有财产的本质。劳动与资本	194
第五章 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	207
第一节 旅居巴黎之前	207
第二节 在巴黎的可能接触	219
第三节 评价蒲鲁东及其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 ...	236
第四节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工人阶级的解放和 全人类解放	253
结论 《手稿》的理论创造及其意义	269
第一节 马克思与其理论先驱的批判继承关系	269
第二节 人类思想史上的崭新创造	282
第三节 对《手稿》思想渊源的当代观点的考察	295
第四节 考察马克思早期思想渊源的当代意义	322

序 言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如何确定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理论创造的意义,对于阐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于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以至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和它的体系结构,都十分重要。所以,这部手稿从它1932年正式出版以来,就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领域和当代意识形态领域内激烈争论的中心之一,如何科学地阐明《手稿》,成为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时重大课题。本书所论及的正是这一课题中的问题之一。

对于任何有价值的理论著作的科学阐明,除了原原本本地正确解释其中包含的理论创造外,再无他法。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应该搞清楚理论创造的具体内容。于是,从思想史上批判与继承的角度研究并确定这一理论创造与它在思想史上的理论基础、理论背景的联系与区别,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新

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①。《手稿》这部著作，也正如列宁说的那样，“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②。《手稿》正是从它那个时代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经过马克思在现实的革命理论活动中对这些思想材料进行批判和吸收，而达到的与这些思想材料有质的不同的新的理论创造。

本文就是力图以《手稿》的内容和马克思写作《手稿》的理论活动的事实为依据，以当时历史时代的社会思想史的具体内容为背景，考察《手稿》的思想渊源，比较具体地阐明马克思对他的理论先驱的批判继承关系，从而揭示马克思在《手稿》中理论创造的内容及其意义。

本书所进行的这种探讨，实际上也就是在当代关于《手稿》的世界争论中表明自己的观点。因为本书的探讨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的社会思想史虚无主义、唯心主义天才论和素朴经验论的批判，也是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进程的质的飞跃、把马克思主义混同于其思想先驱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32页。

引 论 思想基础和思想史背景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写于1844年4月至8月。

即使初次接触《手稿》，也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这部手稿是批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批判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批判黑格尔哲学的作品。也就是说，它是马克思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理论的主要思想资料的实录。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对这些思想资料进行考察、批判呢？应该说，是为了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

马克思投入社会生活、开始理论思考的时代，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逐步确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从经济上来说，资本主义工业蓬勃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被大量应用，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无情地取代分散的个体手工业，并且使农民破产。资本主义造成了庞大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队伍，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断被抛入这个穷困悲惨、备受各种深重剥削的人的行列。社会经济结构的资本主义化，使无产阶级的苦难越来越成为当时欧洲显著的社会事实。从政治上来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王

朝的革命历尽艰辛，通过反复的战争和恐怖，才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逐步确立了它的政治统治。但是这种统治还很不稳固，时时遭到皇权主义势力和教会的袭击、干涉和压制，获取了一定政治权利的资产阶级面临着可能失败的危机。因此，资产阶级必然继续举起它革命年代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旗帜，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利、巩固和扩展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但是，资产阶级并不公开申张自己的阶级权利和阶级利益，而是继续以“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的身封身份进行活动。由此可见，当时无产阶级关心的是自己穷困潦倒、灾难深重的生存处境，资产阶级关心的是在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可能遭到失败的生存处境；无产阶级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根据本身的利益提出的是摆脱非人状态、要求像人一样生活的权利的问题，“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①；资产阶级则针对封建专制提出“民主”，针对封建垄断经济提出“自由”，针对封建等级特权提出“平等”，针对封建宗法的残酷统治提出“博爱”。总起来讲，整个社会到处是对人的命运和前途的普遍关心，虽然不同的阶级对这个问题有根本不同的理解，说的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思想家眼里，这个问题是没有进行区分的必要的一个问题，因此，探讨人的现实命运和历史前途问题，是马克思开始他的理论创造的时代的普遍的社会问题。

那么，马克思之前的欧洲社会思想家们，对于当时时代提出的这个中心问题是如何回答的呢？或者说，他们对于回答这个问题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466页。

当时对资本主义从社会经济关系上进行论证和分析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们，一方面以人性自由为原则，论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的合理性，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劳动力自由买卖、自由组织企业生产以及自由竞争等等制造理论根据，并把这种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自由主义，吹嘘为最神圣的普遍的社会原则，把它永恒化为绝对真理，从而，把他们设想的高度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人类最好的社会状态，把他们美化了的资本主义制度绝对化、永恒化。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根本无视工人阶级非人化的社会处境，他们或者“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本身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他们……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或者“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想尽量缓和现有的（阶级）对比”，或者“否认对抗的必然性；……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①。可以明显看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完全是站在他们那个阶级的狭隘立场上的，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正确回答作为当时人的命运和前途的社会问题的最重要内容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但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在探讨他们唯一感兴趣的财富生产问题时，却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情景，揭示了这种经济运动所孕含的社会生产的内在矛盾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所以，虽然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大都仅仅重视同资产阶级利益有关的社会问题，而漠视同工人阶级灾难深重的生存处境、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恶劣社会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154页。

果有关的社会问题，但毕竟在客观上为深入认识后一类社会问题提供了经济分析的事实。

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外，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面对法国大革命后新产生的社会问题的。黑格尔哲学以极度抽象的方式解释现实、分析现实，它包含着深刻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意义，甚至它已经有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的苦难的社会处境的关注和抽象分析。但是，黑格尔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现实主义者，而是一个观念论者。他把被他抽象化了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诉诸观念的抽象思辨，所以，他对社会问题的某些真知灼见，被浓厚的唯心主义的思辨迷雾所笼罩。况且，由于德国历史进程的落后性，黑格尔关于社会问题的自由资产阶级观点，深深地打着普鲁士专制政治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封建政府和教会的妥协。所以，黑格尔哲学中所包含的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是有重大的局限性的。但是，黑格尔哲学中具有科学意义的认识世界和描述历史的方法，却为正确考察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由它产生的关于人的命运和前途的普遍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还未加工改制的钥匙的坯料。费尔巴哈则把当时的社会问题主要地作为人神关系来考察。他认为宗教异化给人间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因而消除社会灾难的根本办法就是扬弃宗教。人只要能克服宗教意识，就能获得社会幸福。费尔巴哈为人们指出的扬弃宗教的途径是：把人自身确立为世界的本体，在人们之中普遍地建立起以“我”与“你”的爱为基础的新宗教。费尔巴哈虽然揭示了当时社会中人的命运的一个重要事实——宗教对人的束缚和奴役的不合理性，但是他并不懂得宗教异化的根源在于现实的人类本身的异化，因此他就更不懂得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费尔巴哈的

学说，强调了现实的、有形体的人的概念在社会思想的理论体系中的主体意义，这就启发人们把对人的命运和前途问题的探讨紧紧围绕现实的人本身来进行，而既不能求助于神秘的思辨，也不能求助于抽象的逻辑，或者求助于绝对理性的形而上学。这样，人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就直接地成为以活生生的人本身为探讨对象的问题。

与上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相比，“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①。当时法国和英国的各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最能直接地面对社会现实问题。他们尖锐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无情地鞭挞社会的罪恶现象。他们的学说，为无产阶级从各个方面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各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否定者，尽管否定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或主张改良资本主义的弊端，对社会实行部分的改造，或主张用革命的方法推翻这个制度，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无论如何，他们对资本主义所持的否定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② 由于他们并没有真正地从科学形态上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② 同上。

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面的、肤浅的、不中要害的，他们用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和方案，在现实中是不中用的。

显然，在当时，无论是国民经济学家，也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社会问题学家，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科学地解决时代所提出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人类的面前：人类为什么会“突然”面对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灾难？这种社会状态、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灾难的出现是必然的吗？根据在哪里？难道这就是人类的永恒命运吗？如果不是，前途何在？这些问题亟待得到科学的回答。

谁能回答这些问题呢？时代产生了解决本时代迫切问题的科学理论家马克思。

但是，马克思并不是圣人，也决不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他手中并没有握有一套与生俱来的现成的解决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的天启方案。马克思正是在当时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中，在前人思想资料的启发下，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和理论活动，逐渐认识和把握当时的社会问题的。马克思力求从考察社会现实和研究前人理论成果的工作中，对他已经把握了的社会问题获得科学阐明和科学解决。而《手稿》正是标志着马克思对当时最迫切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下人类的现实命运和历史前途——的科学探索的最初的系统总结，这一总结是通过马克思对自己的思想同前人的思想的关系的表述而完成的。

那么，马克思是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发展过程，才认识和把握了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并着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马克思初步确立对人类历史图景和社会状况的较完整的认

识，是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1836—1841），先是爱德华·甘斯给马克思以重要的思想影响。甘斯是黑格尔的学生，他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情绪，他自称“献身于历史的进步，争取实现现代议制王国并反对中世纪反动势力”。甘斯于1830年前后在巴黎熟悉了圣西门主义，并在后来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听课期间，发表过《人物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介绍圣西门主义者的思想。甘斯在该书中谈到的一些思想，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被马克思在后来所引用（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中世纪和近代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区别以及给相继的几种阶级斗争形式所下的定义）。1837年4月，马克思到斯特拉劳去休养，而甘斯当时就住在那里。正是在斯特拉劳，马克思研读了黑格尔的著作，这是否与甘斯的指教有关，尚待考证，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从1837年夏天开始，马克思参加了柏林博士俱乐部的活动，结识了布鲁诺·鲍威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这个俱乐部经常讨论的问题是黑格尔哲学。应该看到，马克思最初的哲学思想活动的社会根源，不但在于他童年时代的社会环境、家庭的影响，而且有爱德华·甘斯的思想以及博士俱乐部的活动对他的作用。

从1835年持续到1842年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无疑是使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继续进展的强大社会思想动力。这个运动的首要的重大事件——关于《耶稣传》的论战，在施特劳斯的一方面，否定了神性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完全吻合，指出了理性和逻辑之外的人类历史现实，从而否定了基督的绝对价值而使黑格尔关于神的形而上学和超验性的说教受到了摧毁性的攻击；在鲍威尔的一方面，否定了黑格尔把基督看成是宇宙精神的最高表现的哲学结论，而把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普遍的人类自我意识看成宇宙精神的主体，并以此来解释黑

格尔的绝对观念，作出了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价值的反神学结论。这场争论无疑启发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认识。

从1838年起开始批判黑格尔的费尔巴哈，则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进展。在费尔巴哈之前的契希考斯基提出了实践、行动哲学和批判现实的论点，启发了费尔巴哈对现实的注重，从而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性质的批判。1839年夏秋费尔巴哈就在他发表于《哈雷年鉴》上的论文《黑格尔哲学批判》中写道：“哲学是关于真实的、整个的现实界的科学，而现实的总和就是自然界，最普遍意义的自然界。”^①到1841年夏末，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从人本学的角度来研究基督教的本质，提出了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观点。如同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回顾的那样，《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位，……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②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当然也给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以相当巨大的影响。

还应该指出，青年黑格尔运动中的另两位主要人物卢格和赫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1838年开始出版的《哈雷年鉴》以及1841年7月开始出版的《德意志年鉴》都是卢格的思想的最好佐证。卢格自始至终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国家。他捍卫科学和国家对宗教的独立性，提出了按自由主义精神，遵循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路线改造普鲁士国家的任务，他把哲学的任务直接归结为实现政治自由。他的思想把青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年黑格尔派从宗教和哲学批判直接引向了政治批判的方向，他对普鲁士政府采取了公开的反对立场。卢格在1842年8月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已经指出了黑格尔法哲学脱离具体历史发展的思辨性以及黑格尔把历史事实归结于逻辑的做法的错误之处。而他自己则明确认为，批判哲学必须借助于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另一位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影响比较大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赫斯，开始时奉行的是救世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他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如傅立叶和巴贝夫的学说的影响，指出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革命。他把人类的历史看成自由平等的产生史，认为不是思想而只有行动才能彻底改变世界，人类必将用革命来废除私有制、消灭不平等，从而获得解放。赫斯在探讨社会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人类本质异化的问题，认为宗教方面的异化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生活异化的反映，指出了要扬弃异化，不仅要消灭宗教，而且必须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赫斯的整个社会革命的思想，都是以无政府主义为纲领、以爱为动力的，他的学说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

马克思的思想，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显然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思想资料的影响。马克思最初的哲学写作活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基本上是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立场上的。

但是马克思大学毕业以后，社会现实情况使他走上了一条密切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思想斗争的道路，他在《莱茵报》的工作使他从一个“自我意识”哲学的赞助者逐渐成为一个主张实际地解决具体的经济、政治问题的现实主义思想家。马克思写道：“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

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 and 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既然已经证明，一定的现象必然由当时存在的关系所引起，那就不难确定，在何种外在条件下这种现象会真正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需要它，它也不能产生。”^①

但是现实的客观关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是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的国家构图吗？不是。马克思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他已经初步意识到，被黑格尔看作理性的现实物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国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既完全缺少理性，也并未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黑格尔的法哲学不能解释现存国家制度为什么会同社会生活相矛盾。马克思明白，要真正弄清楚现实的客观关系就必须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研究。

《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于1843年夏移往克罗茨纳赫。在这里，为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设计的国家构图，他研究了论述现代国家和国家史、政治思想史的各种著作，对其中的24本书写出了摘要和笔记。就是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总结了《莱茵报》期间他从现实社会关系中对国家的新认识，并依据对这些理论思想资料的研究，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手稿，马克思把他曾经在不久前作为批判现实的理论武器的黑格尔哲学，变成了他现在的批判对象，明确地指出，不是国家产生家庭和市民社会，正好相反，“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216页。